

李剛田：

当代书法亟待唤回传统文化精神

■ 本报记者 王溪楠



李刚田谦逊、坦率，话语间给人一种不怒自威之感。

2011年他辞去《中国书法》杂志主编的工作，聊起“御甲归田”这两年，他言语间透着欢快：“黄山谷有诗句：‘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感觉自己老了，要多留点时间给自己。我感觉自己这个年龄应该松弛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做使自己愉快的事，工作、生活、学习、创作，一切要顺应自然，所以不必再去制定什么规划与目标。我现在在尽量减少社会活动，尤其是那些奢华而无聊的饭局酒席。我在北京郊区租了三分菜地，周末全家带上干粮到郊外种地，亲近大自然。自强不息是年轻人的事，老了不能再逞强，该息便息，佛家说‘放下便是’。但我依旧会写字、刻印、读书，因为干这些事使我愉悦，让我体验着人生的美好。”

谈及书坛诸多现状，他不激不厉，徐徐道来，意见中肯且颇有见地。

书法家应是“读书人”

美术文化周刊：书法的普及，是不是书法就没门槛了？

李刚田：当下书法已从精英文化逐渐走向大众文化，走向展览中的技术比拼以及娱乐文化。原本属于“小众”的书法篆刻具有了生命活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但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传统、封闭的书法篆刻要融入当代社会，变为大众、娱乐的文化。这种

变化将使书法篆刻的独立性发生动摇，使得书法与非书法、篆刻与非篆刻的边界模糊不清。我们将用何种方式在保持传统书法篆刻精神和基本艺术语言的同时，把书法篆刻推向当代社会？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值得研究、梳理和总结的内容。

美术文化周刊：有人说当代书法家“有墨无翰”，文化缺失，你怎么看？书法和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李刚田：作为一个书法家，以全面、深厚的文化素养为基础，从而深化艺术创作思想，增强艺术创造，力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只是具体的、形式的还不够，本质上是要提倡书法家做一个文化人，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读书人”。传统文人有两种内涵，一是指其学识胸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学而思、思而学；二是指其风骨情操，这一点最重要，也是当下书法界失落最多、亟待唤回的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今只剩下了“艺”，这是最值得反思的。

大幅可视 小幅宜读

美术文化周刊：目前各种展览中书法作品尺幅越来越大，追求所谓的视觉震撼效应，如何看这种现象？

李刚田：与传统书法不同，当代展厅中的书法创作是挂在墙上远看的，很多人认为张扬个性的、具有形式感的笔墨表现才能在作品对比之间凸现出来。为了吸引眼球，作品尺幅便出现越来越大的现象。看展厅字是月下观美人，得其风姿绰约之仿佛，读小品书法则是灯下观书生，要感受其眉宇间的灵秀之气。二者的创作技法与审美特征大不相同，其实古代的传世书法墨迹多为所谓的“小品”。而当下书法的艺术属性越来越独立，突出艺术形式渐渐成为创作的首要目的。大展投稿动辄数万，展展出上千，评委们瞬间判定优劣做取舍，读者在有压迫感的巨幅之中，在众多作品的对比之间，在各种形式对眼球的争夺之时容易走马观花，但看形式之美，无心顾及其文，更遑论品读其

人。古今书法创作与审美的转换，时代使然，潮流使然，不可对此贸然臧否，妄作褒贬。

大幅可视，小幅宜读；可视者用目，可读者用心；目视其外在形式之美，心读其内在韵味之醇。大幅多重沿空间展开的建筑般美，重黑白对比、空间构成以及形式对视觉的冲击力。相比之下，小幅虽也重形式，但更重沿笔势往复和文辞节奏展开的流动之美与随缘生机的自然书写性。

然世间大小相对而言，无此也无彼。大事情的成败，往往决定于细节，而从一个人的细行琐事中，也可洞窥其胸怀度量。由此推及书法，大幅作品不可虚张声势而索然无味，小品也不可一味展示雕龙镂凤手段而流入甜熟庸俗。小品要有纳须弥于芥子的内在大宇宙，如尺水寸山的画幅，可使人卧游千里，骋思无尽，由此及彼，由微云及泰山，得大气象与深远境界。这大气象与创作的技法、作品的形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最根本决定于作者的气质禀赋、人格修炼及胸怀学养。所以大幅作品是“造”出来的，小品则是“养”出来的。

不可一味附庸“展厅效应”

美术文化周刊：关于书法审美变化，专家不约而同认为现今进入“展厅时代”，这种变化的内外因是什么？

李刚田：过去书斋时代的书法不像今天很多作品是鸿篇巨制，那时多为小品，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在掌上、案头赏读书法，其特点是“口诵其文，手楷其书”，这种将文词、笔墨、人格糅合起来的审美方式，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真、善、美合一理念的表现。在欣赏一件书法作品时，不单单是对技巧形式的解读，文词的内容以及作者的气质、人格都将对书法审美有影响。

古人的书法是以“人”为核心，作品顽强地体现着人的“在场感”。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走进博物馆，一个厅在展出当代书法作品，另一个厅是馆藏的明清书法作品，当我们看过当代作品再走进明清展厅之时，会有怎样的感觉？反

差应该说说是极大的。当代书法展厅中众多作品在形式上争奇斗艳、标新立异，各以独立的形式风格彰显其个性，这些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更多是对眼球的刺激，而不是给人以心底的震撼。当我们走出这个展厅后，每个人的个性表现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反之给人以雷同之感。这是因为当代创作聚焦于作品中个人的形式风格，而忽略了作品所蕴藏的内在文化和人格魅力，使得当代书法创作整体上出现雷同的现象。走进明清书法展厅，在对作品的细品品读、对笔势的细细玩味之间，有一种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的感触，这里虽然表现出不同书家的不同笔法、体势乃至审美感觉，但没有太多的形式张扬，而是通过笔墨自然而然地透露出不同文化风格和书家不同的气质秉赋乃至人格魅力。

“展览体”失却自然本真

美术文化周刊：流行的展览形式会对当代书法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刚田：当代书法处在大量繁荣大发展时期，书法展览是重要的推进器。其形式也引发了当代书法从创作本体到学术理念，以及书法生态环境的深刻变革。

当下展览时代的书法创作，更多聚焦于作品的形式构成之美与笔墨的表现力。展览中的书法创作突出形式而淡化其他创作理念，这决定了一切与创作形式有关的技法都在强化、发酵、发展，而与形式美关系不大的技法都在淡化、萎缩、变异。章法上突出了其设计性和美术性、工艺性的特点，夸张了黑白对比的效果；笔法上则强调个性化的点画质感而异化了传承的笔法程式，淡化了点画之间的笔势关系；结构上更是突出夸张变型的特点，解构经典样式，以求出奇制胜的效果。作品空间构成之美的强化与沿文辞与笔势展开的时序美的弱化，使展览时代的书法变得只可视而不可读，形式设计性的强化与自然书写性的弱化使展览书法弱化了自然本真。

时下为顺应展览，在创作中生出了“展览体”书法。这种形式的书法解脱

了“文”与“人”的载荷而称之为“纯艺术”。这使得书法创作不但与文字的表意功能疏离，而且远离了当下人的生活，远离了社会人群，与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渐行渐远。一些创新者为了求新求异，只求不与古人、时人、别人雷同而悖离了美的基本规律。只求新与奇而不顾美与否，只有刺激人眼而不求感动人心。“展览体”如同走T台服装表演，只可存在于舞台而不能使用于生活。当下书法的种种表现、书家的创作态度乃至生存状态，值得我们在“热闹中著一冷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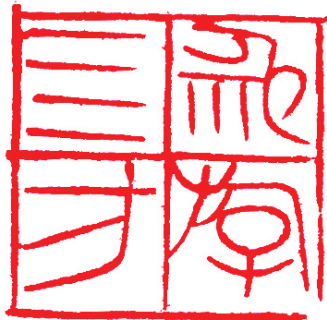
媒体应有担当与远见

美术文化周刊：专业媒体在推动中国书法发展中应起什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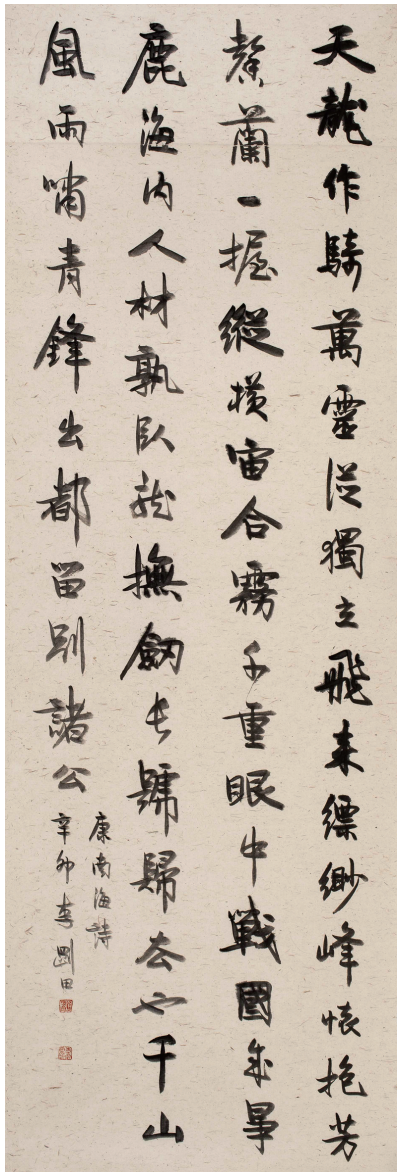
李刚田：摆在当代书画专业媒体人面前的课题，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何使媒体生存与发展，努力去占领市场，拥有读者，力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以适应当代书画繁荣发展的社会需要。

选择是两难的：完全站在专业立场思考如何办媒体而脱离当下社会，脱离读者的阅读需要，不顾市场经济的规律，将难以维持下去。如完全把办专业媒体当生意来做，只考虑营销之道，而忽视媒体的专业性、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短视和媚俗的媒体将会热闹一时而终将失去品牌。二者比较，专业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专业与学术，这是读者的根本需要。全神贯注保持媒体的专业高度和文化品味，要表现历史渊源的博大及当代创作前沿的鲜活，在学术与经典中体现与读者的共鸣。这既是办专业媒体长期的战略需要，也要具体到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在这个前提下，还要充分运用营销策略，保证媒体的良性运行。

这就需要媒体人素质的多重性：既是专业方面的专家，又懂经营之道，并且能将自己的专业水平和市场能力在实践中具体化。另外，还有一个专业操守的问题，也就是职业道德，这对每一个媒体人来说是最根本，要有事业心、荣誉感，要有尊严，讲专业良心，不被种种诱惑所动。



神游四方 李刚田



康有为诗 李刚田

意境书法的微信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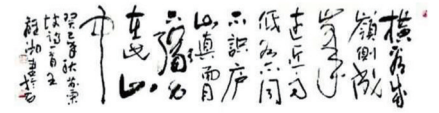
■ 王离湘

在人们的印象里，书法艺术一直有些“曲高和寡”，离现代普通百姓较为遥远。如何让中国书法走下神坛，在广大群众中延伸、拓展中国书法的艺术生命力？网络微信，这个实时便捷的沟通工具正慢慢地带着书法艺术走进人们的生活并普及开来。

古时的秀才获得知识的主要方式来自于纸媒，抑或是“言传身教”。而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微信以传播成本低、覆盖广、速度快的优势，让中国书法在这种不受时空限制的“空中美术馆”中尽情得以展示。首先，微信让曾经的信息传播方式由垂直、线性，向扁平面化急剧发展，微信的平台使书法艺术在传播、欣赏、研究直至交易等方面成本降低。其次，微信的信息传播由过去的即时性、单一沟通朝多向性、散发性辐射发展。这种交互特点易被各个年龄层面的受众所接受。还有，在“眼球经济”的时代，人们每天都在关注“三屏”，即电视屏、电脑屏、手机屏，这是因为人们从中可以获取更多的资讯，并不由自主地受其文化消费价值的影响。它的这些特点使广大微友在“方寸”之间，就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地对中国书法艺术进行淋漓尽致的欣赏、品鉴，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感兴趣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做无限的信息连接，从而对其作出综合的艺术、经济、社会价值的诸项判断。中国书法应该运用好这个平台，可以把中国历代书法艺术理论、书家作品以及书法艺术的历史沿革与创新发展等内容，制作成一系列的微信资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直观地向公众发布、展示，以吸引更多普通的百姓喜欢上书法艺术。总体来说，微信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品鉴方式、传播渠道、继续发展等方面可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

书法艺术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美学内涵，但对书法作品的洞察与理解，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近，与微友在朋友圈里创作传播一种图片，叫做“意境书法”，追求美观、大气、隽永、简洁，颇受微友称赞。这种形式的书法作品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让更多人直观层面上认识了书法艺术。

意境书法是通过书法与“意境”的完美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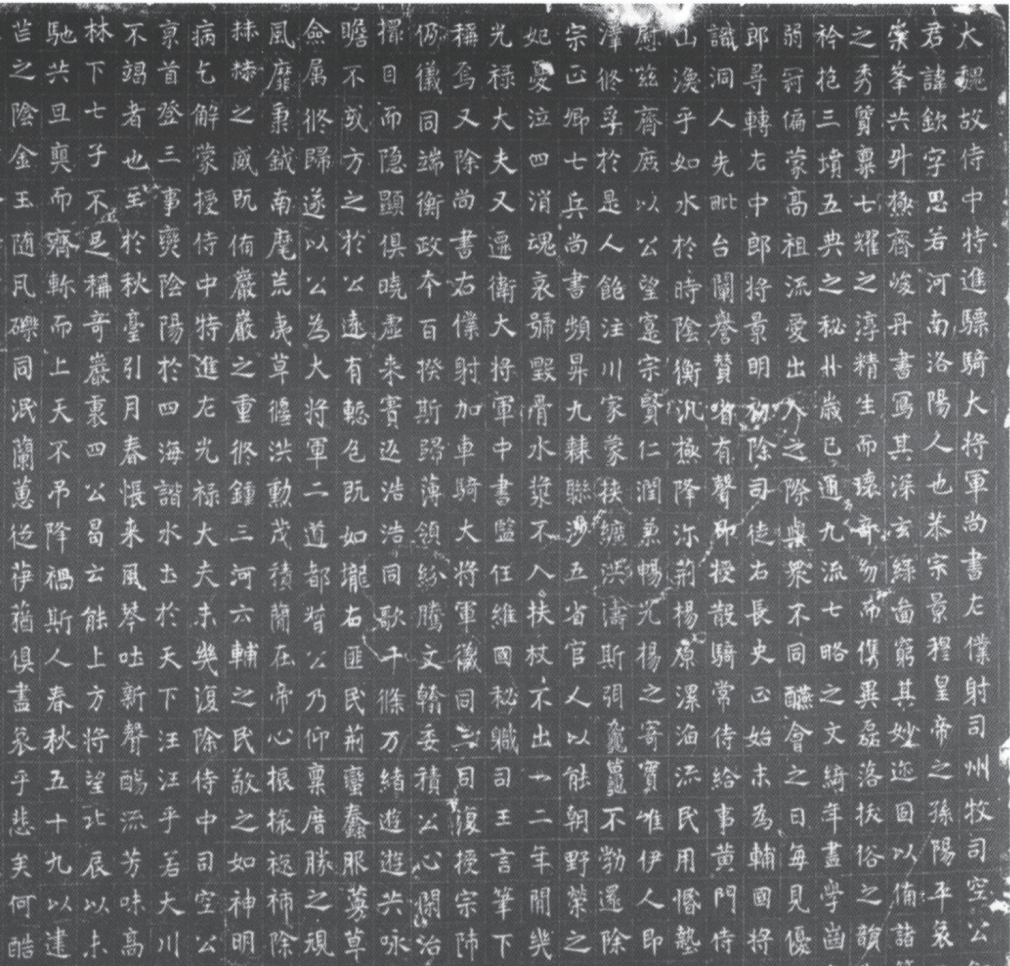
苏轼词 王离湘

合，形成情境交融、艺术视觉新颖的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意境书法的核心要素一个是“意”，一个是“法”，尚法是书法创作的前提，尚意是书法创作的过程，只有做到尚法与尚意的有机结合，才能创作出高水准的艺术作品。

意境书法的创作过程，是根据书法的意象以及所彰显的外在形式来选择山、水、花、草、树等图片作为书法的底衬，两者珠联璧合，使原有的书法作品变得有骨、有筋、有血、有肉。意境书法是有灵魂的。它不是书法与图片的简单叠加，而是运用黄金分割法，在黑白单一的书法作品背后，加以艺术剪裁、配色、合成等处理，最终形成了意境深远的书法作品。此外，意境书法还是有精神气质的，它通过把书法和图片的神、情、韵、趣默契地结合，让原有的作品更加形神兼备，甚至产生了3D效果，形象生动、鲜明可感，视觉上美轮美奂，赏心悦目，奥妙无穷，形成了一种意境完美、散发着生命力的意境书法作品。可以说好的意境书法，它丰富了受众的思维和想象，陶冶了大众的审美情趣，滋养了我们的精神，实现了书法艺术为普通大众所吸引和艺术享受的目的。

（作者为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碑帖鉴赏



元钦墓志

《元钦墓志》：标准的“魏碑体”

元钦墓志，原题“大魏故侍中特进驃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州牧司空公钜平县开国侯元君之神铭”。志文称其“宦通两京，首登三事，燮阴阳于四海，潜水土于天下”，“三河六辅之民敬之如神明，七相五公之家畏之如雷电”，生前之威势可知。志记墓主元钦至永安元年(528年)11月迁葬于西陵。墓志之书即刻于此时。志高82厘米，广85厘米，37行，行35字，1916年洛阳城北张羊村北出土。曾归武进陶兰泉收藏。

北魏墓志中保存了许多史书未曾记载或载之不详的重要史料，《元钦墓志》为其中之一。元钦是恭景穆帝之孙，官至侍中司空公开国侯，赠侍中大师、驃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史书记载，公元528年，河北起义军将领葛荣率军进攻洛阳，北魏朝廷为之震动。尔朱荣受遣，率精锐骑兵至郛县，击溃义军，得杀葛荣。尔朱荣也因此掌握了军政实权，并于同年，杀害无上王元劼、开始平元子正等十三王及公卿以上两千余人。元钦墓志中的“上天不吊，降祸斯人”即喻元钦是这次政变的受害者之一。

《元钦墓志》初拓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为墨拓整纸本，已裱立轴。无缺损字。志文书体是标准的“魏碑体”，锋棱毕见。唯撇捺较为丰腴圆润，体现了北魏末向东魏转型期的时代特征。通篇气格雅驯，王家风度俨然，是魏志书法中的上品。此件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

《技法指点》栏目

征集作品

本报书法版已推出《技法指点》栏目，欢迎读者寄送作品(如有清晰的作品电子图，不必邮寄原作)，征集作品包括书法、篆刻等。本报将从中选择作品刊登，并邀请书法家对作品的技法优劣进行点评和分析。

请发送作品电子图至：
meishuwenhua@126.com 或
邮寄作品至：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书法版(100013)